

生活秀

## 立夏

□居著培

小时候，立夏吃煮鸡蛋是我们最盼望的。这一天，因为念着这样的美食，我们总是醒得很早，站在灶台边看大人用箬篱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把鸡蛋捞出来，用凉水过一遍，装在一个大碗里。那粉红的蛋壳散发出新鲜鸡蛋特有的光泽，像极了小孩红扑扑的脸蛋。

大人们说，立夏的鸡蛋要在麦田里吃。早晨的麦田里，麦芒根根向上，有细小的露珠串着，在阳光下像数不清的钻石，发出眩目的光采。大麦的籽粒颗颗饱满，散发出麦子的清香。把麦香和鸡蛋香同时吞下去，至今都觉得回味无穷。

姐姐最擅长用钢笔给鸡蛋画笑脸。只一会儿工夫，一碗鸡蛋就变成一碗笑脸，红艳艳的，让人从心里觉得温暖。我们舍不得把这些“笑脸”全吃下去，总是要放置好几天。

不到立夏，鸡蛋舍不得这么吃。小学旁的代销店负责收购鸡蛋，一个鸡蛋换成一毛钱的钞票，或干脆换成日用品。孩子们缺个铅笔橡皮，也会揣一个鸡蛋去代销店找白胡子老多爹换。

也有调皮的孩子，忽然看中了小店里的玻璃弹球之类，就把熟鸡蛋递过去。下老爹并不上当，他把鸡蛋尖的一头竖起，拇指和食指一使劲，鸡蛋便转起来。滴溜溜转得快的是熟鸡蛋，转得慢的才是生鸡蛋。

立夏时节还有一种吃食叫“嫩嫩儿”。母亲会把麦粒撒下，筛去麦芒。这时的麦粒尽管外形饱满，但黄中泛青，用手指一捏，还能挤出乳白色的浆液。母亲把麦粒放在铁锅里炒熟，然后用竹匾端到磨坊里去磨。炒熟的麦粒被倒进磨子中间的小孔，从两扇磨盘之间流出的是一个个细长的青黄色面鱼儿。那面鱼儿触到舌尖的感觉绵软舒服，散发着嫩麦子特有的甜香。每到麦子将熟的时节，我总吵着要吃“嫩嫩儿”。不过，自从石磨“退役”后，这种美食也淡出了我们的生活，成了永久的回忆。

立夏过后，春日就尽了。阳光不再温和，油菜籽黄了，麦子黄了，农民们开始准备迎接夏收的考验，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就这样过去了。

（作者单位系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四灶中学）



## 满庭芳

□马瑛

知更鸟

老友堂前，佳音清妙，婉转啼却尘埃。茜襟蓝背，轻俏跃窗台。浅唱櫻桃缀玉，瓜蒲架，良苑花开。天休妒，殷勤留意，方引此禽来。

何哉。巢已就，街虫母雀，慈爱盈怀。看将雏雏儿，黄口相挨。不惧主人在侧，莫非是，待若朋侪。遥遥祝，今生来世，皆为汝徘徊。

古书坊

旧路重循，恍如梦里，故迹时惹情思。老宅犹在，惊处处游丝。梁上无知乳燕，怎识我，心底涟漪。门楣裂，蒙尘石白，空忆软香榭。

休悲。欣看取，新铺小径，将复熙熙。喜风雨廊桥，再换佳姿。深院墨缸静待，游人会，雕版奇辉。殷殷盼，林兰堂内，荒草渐疏稀。

香茶花

暖日朝霞，娇花嫩蕊，更教人恋凡尘。露台初现，明艳动诗魂。珠雨犹依秀屦，范国色，频惹清芬。经霜后，幽香多少，浑欲胜梅君。

堪珍。怜数载，风前月下，怡悦萱椿。叹俗世陈规，张引离樽。常忆当时待字，伴慈母，笑理春盆。情回首，年轮偷转，一霎已黄昏。

石菖蒲

洞涧溪旁，树阴石罅，屢遇林外仙姝。惯听天籁，流水唱萦纡。洁净何需寸土，虎须细，翠叶清漪。谁说与，当年汉武，益寿是菖蒲？

难图。苏子醉，清香野逸，灵秀何殊。放翁道幽怀，视若醍醐。茶畔琴几默对，须臾忘，多少匆匆。瑶琴伴，几回梦里，依旧近山跣。

（作者单位系福建省龙岩市第五中学）

人生边上

## 杜英树下

□罗芹仙

几年前第一次看到杜英树时，便对它印象深刻，树叶长得有些“不讲道理”，有红有绿，绿和红都很干脆，没有任何中间色彩。这样矛盾的两种色彩间杂在一起，却又相互映衬，使红的更艳、绿的更翠，有种与众不同的美。

后来得知它叫杜英树，忽然就想到杜鹃鸟。“杜鹃泣血红，声声唤君归”，杜英树浓烈如血的红叶子，或许也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吧。明知自己的联想毫无道理，还是因此对这种树更增加了好感。

后来，我工作的学校也种植了两棵杜英树，进出都能看到。每天都有许多叶子掉落，两棵下面的草坪花坛无比华美，连光秃秃的水泥地也有了诗画情画意。我经常会在树边站一站，看几眼，有空时还会坐一会儿，像来了亲近的朋友一般。

看久了，对杜英树也多了些了解。它的红叶子并不是生来就红，而是由绿叶子变的，也不是在秋天时一起变红，而是长到一定程度就变红，然后凋落。这些红色的叶子，红得如此娇艳，像盛放的花朵，看不出有一丝即将凋零的颓败。即使飘落到地上，仍是红艳艳的，保持着鲜活的姿容。令人诧异的是，

所有的绿叶都是叶尖朝上，努力向着天空接收阳光；而所有的红叶都是叶尖向下，时刻准备回归大地。

阳光温和的日子，我喜欢到花坛边坐一下，发会儿呆，与草木为伴，与花叶相对。渴望一片安静，如沙漠旅行者渴望水源一般，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与一群叶子一起坐着。草正在长高，花正在开放，某一片叶子正在出生或凋落，它们做什么都无声无息，不需要谁知道。我有时盯着一片杜英树叶，想看看有哪一片正在变红。可无论我看多久，还是什么也没发现，它们每一秒都是前一秒的样子。它们变红的过程太缓慢太精细，也许无法以人的时间来衡量；又或许这是它们自己的生命密码，我的肉眼无法破解。

它们在谛听，谛听鸟的啼啭，谛听虫的鸣叫，谛听风的吹拂。它们大概是最善于谛听的，因为它们有一颗最宁静的心。它们能听见许多人听不到的声音，能听懂大自然一切细微的变化，所以它们没有日历却永远不会错过季节。鸟儿最喜欢停在树上歌唱，每一片树叶都是它的听众，树叶还会为它沙沙地鼓掌。

我坐在杜英树下，学做一片叶子。我听见远处布谷的叫声，听见正在散步的鸽子咕咕叫着，听见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啄食的声音。一片叶子就是这般美好。一只小小的虫子爬上我的手掌，大概真把我当成了一片树叶，我仿佛听见了它疑惑不解地喃喃自语，于是轻轻地把它送回草丛。

有时，我会捧一本书坐在树下，装装样子而已，并不认真看。这时，风来了，急急地要往下一页翻。阳光从枝叶间筛下来，把叶的影子投在书上，像一幅写生画，书中的文字配上淡雅的插图。我所坐的花坛沿和身前的一块水泥地面，也都铺上了阳光和叶子绘制的图画，红色的落叶点缀其中，好像华美的帘栊。一米阳光两棵树，风读诗文叶作画，这样的时光已经美得奢侈，我不该再有他求。

忽地，一片杜英叶飘下，轻轻地坠在书页上，是赠我的书签吗？轻轻拈起，阳光下鲜红通透的叶身散发着安详的光泽，不悲不喜。此时，恬淡蔓延，喜悦滋生；此刻，光阴简约，岁月静好。

（作者单位系浙江省三门县沙柳中心小学）

小小说

## 举报电话

□周葵

“山洼乡春畛村教学点教师石仁经常躺着上课！”电话反复打到县长办公室，石仁躺着上课的照片也在网上传得满天飞，影响恶劣。县长批示：立即查处！

县教育局马上成立调查组，由张主任带队，火速赶往山洼乡春畛村。

春畛村教学点窝在老山洼里，偏僻闭塞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。

在春畛村的田地里，一群人在忙农活。张主任走近一位正在锄草的老大爷，笑吟吟地问道：“您好，老人家，请问您认识石仁老师吗？”

老大爷扶着锄头，上下打量了张主任一下，疑惑地问：“你们是不是县里下来调查石仁的？”张主任点了点头。老大爷下来了精神，气呼呼地说：“石仁经常躺着上课，不信你自己去看。他是从县城调过来的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他，快把他调回去。”

“我们乡村都不愿要石大爷！让他马上回县城去！”一群青年人挤进来大声嚷着。

没想到石仁在村里人缘这么差，张主任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教学点，趴在窗口朝里望望，果然看见黑板边的凉床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、脸色铁青的老教师，颤颤巍巍地举着教鞭，有气无力地读着。一条旧被子裹着老教师的下半身。

张主任气呼呼地跨进门，石仁动了动，没有站起来。

这时，教学点门口涌进来许多村民。

“你知道这样做影响有多差吗？”张主任瞥了一眼门窗外围观的村民，瞪着石仁严厉地问，又把揭开盖住石仁下半身的旧被子。被子下面，露出缠着厚厚绷带的双腿。

张主任禁不住“啊”了一声：“这双腿……”

石仁还是一言不发，泪水悄然滑落。

“教学生时跌下山崖摔折的。”好几个村民抢着回答。

“怎么会是这样……现在好些吗？”张主任缓过神来，柔声问道。

“我们全体村民，强烈要求把石仁老师调走！”村民不约而同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是他教得不好吗？”

“教得不好？我们村出了那么多大学生，哪个不是石老师带出来的？”

张主任更加不明白了：“那你们为什么要撵他走呢？”

“石老师师范毕业后主动要求分到我们村，一干就是几十年，是我们村的大恩人！近几年他身体不好，经常犯晕，现在救人又摔成这样，我们实在不忍心他在这里受一辈子罪啊！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会打举报电话到县长办公室呢？”张主任低声问着。

“哼，反映了多少次，每次都是‘石沉大海’。不打几个举报电话，你们会关注到石老师这样的老实人？”

（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沈巷镇十八庄小学）

前些日子，楚明兄新出版的散文集《人间有味是清欢》寄到了。开本不小，却不像一些书既假又笨，而是绵软舒适，很有品位的那种。封面素洁简单，却大气蕴藉，书名呈红色居于靠上的位置，下面是一幅雅致的国画，中间留下了足够大的空白。装帧之精致、布局之清新，完全不是平常所见的花里胡哨、大红大绿——这种简约素雅的处理让人顿生好感。

注视这个封面，久久咂摸着“清欢”二字的妙处，心下叹服。苏轼词曰：“雪沫乳花浮玉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作者取苏轼的名句作为书名，或许正是他为人作文的基本追求吧。“清欢”二字很恰切，欢愉是清新的、雅致的、恬静的、闲适的，人间真味就在其中了。细品这七个字，还未及看书中篇什，就已经有种会心一笑的惬意了。

全书由“乡情”“世情”“亲情”“闲情”4部分组成，囊括了作者的生命时段、生活经历、精神追求和志趣爱好。不同的内容、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笔触，由一个“情”字贯穿起来，既各自成篇，又相互贯通，井然有序、厚实丰盈。每篇散文的篇幅不长，很适宜茶余饭后、忙里偷闲时的消遣。

“乡情篇”如一道家香的茶，弥漫着醇熟质朴的气息，人情冷暖尽在其中。

阅读时光

## 人间有味是清欢

□赵志峰

“闲情篇”则在叙谈之间，将作者的爱好一一展现，丹青、盆景、藏书，其中的意趣、品格、境界使人心底留香。而我认为最有趣的，还是“世情篇”与“亲情篇”——

“世情篇”，作者写“从眼皮底下溜走的‘三百万’”，写理发这个行当给人的种种怀念，写“酒状元”的神奇经历……熟悉得有如亲历一般。在读书的过程中，往往被书中的某一句所打动，像“以前我对谢女士是十分尊敬的，但读了这段文字，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厌恶，恨不得生出一双可以伸到千年前的手，用死劲给她一巴掌”，仿佛听到千余年前谢道韞挖苦自己的丈夫王凝之：“一门叔父，有阿大中郎。群从兄弟，有封胡羯末。不意天壤中，乃有王郎。”又如“我想待那位老师回来，我也可以伸伸脚了”，借用了《夜行船》中士子与僧人争位置的趣闻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如斯句

段，比比皆是，尽心随性，畅快淋漓。

“亲情篇”中，“老婆纪事”系列和“儿女点滴”诸篇，不仅亲切有趣，还不乏信笔而来的精彩话语。“我愕然，这是婚内抢劫啊。”“我家未来的总理毕竟还嫩，经不住考验。”“老婆一把抓住我，说‘洗完碗再上QQ’。”幽默轻松，让人会心之余，深深羡慕这个幸福温馨的家庭，并为之诚挚祝福。

作者笔触所到，均率直随性，绝无无病呻吟的虚伪。见性情的文字总能让人胃口大开，不忍释卷，这些真实文字，须在夜阑时分静心捧读，惟其如此，方得其妙。世上有一种人，不懂掩饰，说话如是，写文章亦如是。读楚明兄这部散文集之时，便如与他晤面一般，这家伙自然率性得让你直拍巴掌，真想立刻与他喝茶叙旧，谈诗论墨，兴致上来，取一瓶好酒，开怀畅饮，不亦快哉！

（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定襄县赵家营学校）

## 我的画廊



《同里印象》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树人学校 马识宇